

论《红楼梦》中的“蕉叶覆鹿” 来源于明杂剧《蕉鹿梦》

张 珍

内容提要:《红楼梦》中探春自号“蕉下客”,林黛玉以“蕉叶覆鹿”的说法取笑她。关于“蕉叶覆鹿”,学者考其源流,一般认为此典故出自《列子》的“蕉鹿”典故。而明杂剧《蕉鹿梦》正是取材于《列子》中“蕉鹿”典故,并在文学体裁、故事情节、主题思想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与发展,更为接近《红楼梦》中的“蕉叶覆鹿”。《列子》中体现的梦境与现实真假难辨的思想与《红楼梦》相符合,但《蕉鹿梦》除此之外还有名利富贵皆如梦,不应过分追逐的主题思想。因此《红楼梦》中的“蕉叶覆鹿”更有可能来源于明杂剧《蕉鹿梦》。

关键词:蕉鹿 《红楼梦》 真假 名利

在《红楼梦》的第三十七回中,探春发起诗社,大家兴致勃勃地各起别号来做诗翁。其中探春因喜欢芭蕉,就自号“蕉下客”,林黛玉立即以“蕉叶覆鹿”的说法来取笑探春。关于“蕉叶覆鹿”的说法,学者考其源流,一般认为此

典故出自《列子》,也就是“蕉鹿”的典故。而明代杂剧《蕉鹿梦》正是取材于《列子》中的“蕉鹿”典故,在文学体裁、故事情节、主题思想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蕉叶覆鹿”的意象以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更为接近,因此《红楼梦》中的“蕉叶覆鹿”更有可能来源于明杂剧《蕉鹿梦》。

一、“蕉叶覆鹿”探源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讲到探春发起诗社,大家兴致勃勃地各起诗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①

其实,“蕉叶覆鹿”四个字并不见于古籍,乃是曹雪芹第一次使用,但蕉鹿的典故却是由来已久。

1、《列子》中的“蕉鹿梦”

《列子·周穆王》中讲到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郑国有个樵夫打死了一头鹿,樵夫怕被别人看见,就藏在了旱沟里,并“覆之以蕉”^②。可这樵夫记性不好,忘了藏鹿的地方,于是以为自己打到鹿的事是自己做的一个梦,路上不断

嘟囔这件事。一个路人听后按照他的话果真找到了鹿,然后带回了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妻子怀疑他听见樵夫的话可能是梦。不甘心的樵夫夜里梦到了藏鹿的地方和捡走鹿的人,第二天按照梦中所见寻找,果然找到了那个路人,双方争吵未果去见官,官员对樵夫说“你最初真的得到了鹿,却认为是梦,从梦中找到了鹿,又以为这是真实的。他真的拿走了鹿,你又与他相争。他的妻子又说他是从梦中得到了鹿。这说明没有人得到鹿,现在既然有这个鹿,我主张二人平分。”对于这场官司,国相说“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③

《列子》中的蕉鹿梦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梦境与现实纠缠难分、真假难辨的故事,它所体现的这种人生如梦的思想在后世文学中不断出现,比如我们熟悉的“南柯一梦”、“黄粱美梦”以及《红楼梦》。对于“蕉叶覆鹿”的来源,学者探讨时都会只追溯至这里,这确是最初的源头,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列子》原文里是“覆之以蕉”,而“蕉”指的并非芭蕉,《列子集释》中各家注释明确指出这里“蕉”即同“樵”,指的是薪柴、柴草之类。所以说这里的“蕉”与“蕉叶覆鹿”的“蕉叶”有着很大的距离。有的《红楼梦》版本中“古人”二字改成了“庄子”,则是一种讹误。

2、明杂剧《蕉鹿梦》

《列子》中蕉鹿梦的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梦蕉、蕉鹿梦、藏蕉梦、得鹿梦、蕉鹿、鹿蕉、覆蕉寻鹿、覆鹿寻蕉、鹿覆蕉、覆蕉、覆鹿、鹿疑郑相等典故,用来比喻人世梦觉难辨,虚实变幻,真假错杂,得失无常,抒发人生如梦的感叹,在历代诗文中频频出现。比如白居易《疑梦二首》中有“鹿疑郑相终难辨,蝶化庄生诚可知。”辛弃疾《水调歌头·再用韵呈南涧》有“笑年来,蕉鹿梦,画蛇杯。”贡师泰《寄静庵上人》诗中道“世事同蕉鹿,人心类棘猴。”宋濂《崆峒雪樵

赋》：“既消摇而咏归，忘蕉鹿于今昔。”

从《列子》之后，蕉鹿之事一直作为典故使用，直到明代杂剧《蕉鹿梦》才得到了一次全新的演绎。《蕉鹿梦》是明代车任远流传至今唯一的一部杂剧。据记载，车任远作有“四梦记”杂剧，包括《蕉鹿梦》、《高唐梦》、《南柯梦》和《邯郸梦》。其中《南柯梦》和《邯郸梦》因为与后来出现的汤显祖的传奇《南柯记》和《邯郸记》题材相同而被湮没，《高唐梦》也有与汪道昆的同名作品，最后只有《蕉鹿梦》被收入《盛明杂剧》而得以传世。车任远以原有的寓言为基础，延续梦境与现实相互交织的方式来搭建作品框架。另外，他添加了列仙师与山神等几个神鬼人物，故事在山神的导演下发生，为杂剧增添了一抹奇异玄幻的神话色彩。这一点与《红楼梦》是相似的。

樵夫乌有辰上山砍柴时意外打死了一头鹿，以免别人看见，就把鹿藏在一个干水沟中，上面覆了些蕉叶，想等砍完柴再带回家去。砍完柴后，他怎么也找不到那头鹿，就以为之前的事是自己做了一个梦，疑惑之中，询问附近的渔父魏无虞，渔父自然不知。渔父垂钓一日毫无所获，想在岸上拾些柴，却意外发现了死鹿，于是便带回了家。樵夫在梦境的指引下找到渔夫家中索要他的鹿，渔父本要归还，樵夫却陡起贪心，强词夺理，要渔父归还两只鹿——醒时打到的和梦里寻到的，渔父当然不会答应他的讹诈，于是二人闹到土师的衙中。经土师断案，各人得到半只鹿。

《列子》中只表现了梦与现实的纠葛，而《蕉鹿梦》除了梦与现实的交杂，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批判了人性中的贪财重利。第一折中山神首先道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今世人好财，何异兽之逐食”^④，世人争夺钱财像群兽夺食一般，丧失了人性，所以才通过樵夫得鹿又失鹿的过程来警醒世人。正如文中所言“以警世人贪恋财货、尚气角力

者,皆是梦中一般。”^⑤樵夫本可以得到一只鹿,却因为贪心不足,过分追求,最后只得到半只,越是注重名利,结果越会失望。第六折更是清楚地点出名利如梦的道理:“大凡梦中,都是妄境。梦宝玉,醒来不曾得手。梦酒食,醒来不曾到口。”^⑥倾尽一生的追名逐利就像是一场梦,世间的荣华名利就如同梦中的宝玉、酒食,一时的欢娱,终抵不过梦醒后的烟消云散,劝世人看轻金钱,看淡名利。

与《列子》不同的是,《蕉鹿梦》中写到的用来覆盖鹿的是“蕉叶”,而且这两个字在文中共出现五次,可见不是偶一为之。由此看来,《蕉鹿梦》比《列子》更有可能是“蕉叶覆鹿”四个字的来源。有人可能会说《蕉鹿梦》中“蕉叶”的“蕉”指的可能也是“樵”,若是这样,“蕉叶”即为柴草、树叶一类,文中提到附近有棵老枯树,这个解释也确实说得通。但无论如何,从文字来看,“蕉叶”都比“蕉”更接近“蕉叶覆鹿”。

二、真假错综和名利如梦的相似主题

《红楼梦》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对比《红楼梦》和《蕉鹿梦》,二者的题目都着眼于一个“梦”字,这个“梦”字与作品主题关系密切,梦与现实相对,两部作品都突出表现了现实与梦境的错综纠缠,真假难辨。而且,二者的主题、中心都表达了人生如梦的意味,不管什么名利、权势、富贵,最后都如同一场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世的汲汲营营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1、梦境与现实的真假难分

《列子》中蕉鹿梦的寓言故事、明杂剧《蕉鹿梦》和长篇巨制《红楼梦》,三者所体现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就是梦境与

现实纠缠错综,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真真假假,难辨难分。蕉鹿梦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这样的道理可以一下子看清楚。同样的道理,散落在《红楼梦》这样构思缜密、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中,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看清的了,而需要我们一点点去发现,去品味。

清代评论家王希廉曾说《红楼梦》中最关键的两个字便是“真假”二字。《红楼梦》中最先出现的两个人物是甄士隐和贾雨村,甄士隐谐音为“真事隐”,贾雨村为“假语存”,贾化则是“假话”,“时飞”为“实非”。两个人的名字已经告诉了我们书中的内容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不要执着于去考证书中人物、故事、情节等的真假。“满纸荒唐言”中隐含的是“一把辛酸泪”,虚假的故事后面隐藏的是心中最真挚的感情。

第二回甄士隐的主要故事已经结束,甲戌本的侧批有言“找前伏后,士隐家一段小枯荣至此结住,所谓真不去假焉来也!”^⑦此后便开始叙述贾雨村之事,由贾雨村引出荣宁二府,故事渐入正题。与贾家相对的有一个甄家,甄家还有一个甄宝玉,与贾宝玉几乎一模一样,但只有很少的侧面描写,作者可能也在借此说明这个故事就是以假为主,假与真相似,真真假假,互相映衬,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

如果说《红楼梦》的关键在于“真假”二字,那么真假的关键就在于“梦”。脂砚斋在香菱梦中作诗后有一段评语说“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宝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⑧。梦,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现实的虚化,最是真假难辨的存在。甄士隐梦入太虚幻境,交代了故事的缘起;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隐含了故事的结局。梦境不是虚幻,现实不全真实。正是各种梦境的存在,才使得真与假紧密结合,难以割裂。

本该是虚假飘渺的梦境,却总是和真实的现实纠缠交织在一起。本以为只是梦中出现虚构的事物,却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梦中人物所说的话却在未来的现实中得到应验。梦,不仅有完全入梦的状态,还有半梦半醒间的情况。第六十六回中,写到柳湘莲正在行走之间,一时出神,看到尤三姐来向他诉说自己的痴情并作最后的诀别,一时惊醒,方悟先前之事是一个梦,这种似梦非梦、半醒半梦的状态虚虚实实,亦是真假难辨。

可以说,《红楼梦》“一虚一实、以虚涵实、相映成趣、相互生成,从而使作品的叙事时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既具有现实主义的高度具体性和真实性,又超越了‘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的局限,时空上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更深刻的历史感”。^⑨这种梦境与现实交织,真与假相互映衬的思想,与蕉鹿梦的故事的本质是一样的。

2、“蕉下客”的争竞与无力

《红楼梦》所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衰败的过程。繁华过后终将消散,以往竭力追求的富贵荣华都成了过眼云烟,最终落得个风流云散的下场。《蕉鹿梦》中贪财重利,追名逐利,最后不过是一场梦。二者体现出的都是“人生如梦”的思想。这一点,是《列子》中蕉鹿梦的故事所不具备的。《红楼梦》中“人生如梦”的思想体现在每一个主要人物身上,蕉鹿梦的典故又与“蕉下客”探春密切相关,于是《红楼梦》与《蕉鹿梦》通过探春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探春争竞努力之后无奈离去的命运写出了一场争竞终成空的无能为力,也体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

探春的性格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她是平和、高雅、淡泊的。她的第一次出场,作者便道: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可见这是个有品位,不流于世俗的女子。她勤奋好学,爱好书法,发起诗社,更让人觉得这是个品性高雅,甚至有些清

高的文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探春的另一面才是更真实的她。才自精明志自高,她很有志向,有主见,有抱负,志气不输于男儿,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她人生中最大的缺憾就是庶出的身份,她是个主子,而且很优秀,但却比别的主子低一头,这对要强的探春来说是最大的痛苦,她不想被别人看不起,事事都努力做好,以此来证明自己。她和迎春的地位是相同的,却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与利益,竖起保护自己的硬刺,成为了一朵美丽但扎手的玫瑰花。

贾府入不敷出,日渐衰落,探春理家时,对家中已然露出苗头的经济危机和复杂重重的内部矛盾,深感忧心。她精明能干,有胆有识,努力为这个大家族兴利除弊,进行改革,与薛宝钗进行义利之辩,要求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这时的她,已经站在了重利的一方。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尽力维护这个大家族的兴盛,竭力扭转这个家族,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衰败的命运。她的行为不能说有错,出身于这个家族,这个阶级,这个社会,只要有可能,她都会尽力去挽救,这是她的责任感使然。她就像一个时代末期的改良派、改革家,实行各种措施去改善社会,却从不触及其根本,只能尽一切努力延缓灭亡的到来。但偏偏腐朽的末世连这样的改革也不愿接受,“抄检大观园”就意味着探春改革的失败,也开始让她意识到家族的衰败不是她所能阻止的。最终,探春远嫁,一场争竞终成空。她的结局,就如同那只覆在蕉叶下的鹿,成了别人争权夺利中的牺牲品。

综上所述,可知《列子》中的蕉鹿梦是“蕉叶覆鹿”的最初源头,但明杂剧《蕉鹿梦》因“蕉叶”二字更为接近《红楼梦》中的“蕉叶覆鹿”;《列子》中体现的梦境与现实真假难辨的思想与《红楼梦》相符合,《蕉鹿梦》除此之外还有名利富贵皆如梦,不应过分追逐的一层主题思想也与《红楼梦》

相似。因此《红楼梦》中的“蕉叶覆鹿”更有可能来源于明杂剧《蕉鹿梦》。

注释

- ① 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85 页。
- ②③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66、67 页。
- ④⑤⑥ 沈泰《四库家藏盛明杂剧》，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88、589、595 页。
- ⑦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2 页。
- ⑧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62 页。
- ⑨ 刘佳雪《论〈红楼梦〉中“梦”的叙事功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本文作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050011）